

GUOYU PINJIN CYHUEI

連寫・定型・注調・分部

國語拼音詞彙

編輯者 中國語文研究社

主編者 林 迭 肯

注音者 齊 鐵 恨

世界書局印行

國語拼音詞彙序

李鼎聲

中國語文改革運動是一條漫長而紆曲的路。從理論的啓蒙階段到實踐的推進階段，經過了許多語文改革者的艱苦經營，到現在仍然有許多困難有待於克服。這些困難一半是屬於客觀的，一半是屬於主觀的。而主觀的難題的解決，今天顯然特別來得重要。事實上，如果語文改革運動的實力不斷增長，客觀的阻力是不足畏懼的。值得慶幸的是，語文改革運動目前正經歷着一個歷史蛻變；林迭肯先生的研究成績和實驗工作，對於這蛻變剛好盡了最有力的促進作用。

從中國新語文運動的歷史來說，國語羅馬字是中國語文改革事業正式走向拼音文字方向的一個重大轉變，雖然國語羅馬字在方案上有許多缺陷，但在語文改革的戰鬥中，它曾建立了初步的渡河橋頭堡。後來拉丁化新文字以新的雄姿出現在語文改革的戰線上，它比國語羅馬字接近於純粹的拼音文字，使中國新語文運動平添了一枝生力軍。可是，還在幼稚狀態的拉丁化新文字也包含了好些弱點，嚴格地說來，它還沒有成熟為可以通用的正規文字。拉丁化新文字雖然確定了拼音的原則和方法，還沒有具備組成正式文字的充足條件。因為它不會精密地整理單字，明白規定單字的身份面目和用途，特別是對於詞兒連寫與分寫，不會規定一個合理的標準。結果，是寫作者和閱

讀者都不免於摸索之苦，有時讀者須靠了猜想來領會文字的意義，而寫作者也往往隨各人自己的意思來綴字。這樣寫出來的東西，和正規的統一文字自然有一個相當距離。好比一羣英勇善戰的兵士，雖然具有新銳武裝，而因為缺乏統一的編隊組織和連絡辦法，不能組成爲現代的正規軍一樣。由於拉丁化新文字者過去忽略了文字組成的基本要素，遂使他們把新文字在主觀上簡單化，樸素化。甚至有些人天真地——當然是善意地——以爲一個文盲只要學會了拼音方法，就不難閱讀和寫作任何文字。這種見解在拼音文字運動的初期，是由於過分熱心而缺少冷靜的研究和實驗，必然產生的。凡深悉語文改革運動的甘苦的人，是決不會把拼音文字看做過於容易學習的文字的（說它容易學習，只是相對的），因爲精密的拼音文字究竟不同於簡單的錄音符號，它誠然注重「音」的作用，同時也不貶抑「形」與「義」的地位。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字總是由具有「形」，「音」，「義」三個基本要素的單字組成的；不識字，就不能讀書，不能運用單字，就不能寫成文章，這是極簡單極淺顯的道理。譬如我們要交朋友，單是靠了交換名片，記得許多不同的姓名是不夠的，最要緊的是要認清各人的面貌，身分，性格，以及他們相互間的關係。有了這種認識，縱然有同姓同名的人，也決不妨礙我們跟每一個人交際，締結相當的友誼關係。拉丁化新文字者對於新文字本身所包含的缺點，當然不是完全沒有覺察到，但是他們對於這些難題只企圖個別地局部地予以解決，而沒有一套整個的全面的克服方法。這自然不能衝破新文字所遭遇的難關，也不能折服一般反對新文字者的心。在這時期，許多可敬的語文改革者，以百折不回的毅力研究和探討彌補新文字缺陷的方法，而

林迭肯先生是其中最具有收穫的一個。他對於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用最客觀的態度，做了澈底的研究，發見了兩者各自具有的優點和缺點，然後提出了綜合的整理新文字的原則與方法，經過了多次的修改和試驗，終於成功了一個標準的拼音文字體系。自然，我們不能說，林先生只是把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兩者的方案調和或折衷一下，成為第三種方案，寧可說，他是比較接近於新文字的，例如他對於拼音原則（以簡潔明確為主），四聲（主張寫作文字不必標音，只在字典辭典中標注音調）等問題的態度，和新文字者就頗為相近。而和國語羅馬字者相差較遠。不過，林先生比拉丁化新文字者更進一步解決了拼音文字本身所遭遇的各種難題，而這些解決方法又極其合理，極其周密，正為拼音文字開闢了一條寬廣平坦的康莊大道。林先生在探尋新文字的出路的艱苦作業中，至少建樹了四種出色的功績。

第一是用科學方法整理了拼音文字的單字。林先生首先廣泛地搜集書面的和口頭的詞兒，然後用特別寫法分化各種同音字，他又確定了分化同音字的原則和方法，決定那一部分同音字必須分化，那一部分同音字不必分化。對於必須分化的同音字，他提出用變體寫法，酌用方音，和採用符號三種辦法來區別。據他自己對我說，最初他是儘量增加特別寫法來分化同音字的，但是他後來覺得，過分完備過分定型的特別寫法，反而會阻礙語文的自然分化和拼音文字的發展，所以把原來已經確定了的許多特別寫法又重新減少了。這種不憚煩的求真理的態度，是每一個語文學者所當取法的。

第二，是根據比較的文法學知識和合理的言語習慣，確定了詞兒

連寫和分寫的原則和方法。詞兒連寫與分寫的問題向來在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中，是不十分被重視的；但是林先生却認為這一問題如果沒有合理的解決，要創成完整的拼音文字是不可能的。他費了許多時間去蒐集和整理大量有關詞兒連寫的材料，憑藉各種外國語文法的規律和中國特有的言語邏輯，用比較法，歸納法，分析法，綜合法等分別確定了許多連寫和分寫的規則，這不但對於拼音文字是一種莫大的貢獻，而且對於中國文法研究也是一種有力的幫助。

第三，是用國際化的正確讀音標準校正了新文字的綴音方法。林先生對於國語羅馬字的拼音法認為太煩瑣，太拘泥於方塊字的四聲，所以比較贊成拉丁化新文字的簡明拼音法。但是，他覺到拉丁化方案中的拼音法有些不合國際化的正確標準，所以有好多變動，這些變動並非標新立異，而是依據他的豐富的語音學知識來決定的。現在，有好些拉丁化新文字者跟國語羅馬字者，對於他的拼音修正表示贊同了。不過，林先生認為拼音法並非永久固定不變的，將來如果有人用更正確的綴音法來修正某些拼音，是可以採取的。他以為拼音不過是一種形式問題，所以不是拼音文字的根本問題，但為了便利學習和讀音起見，為了採取特別寫法分化同音字起見，他認為使拼音準確化，國際化與多樣化，是非常必要的。

第四，是憑藉語言學，社會學和教育學的知識以及多年的工作經驗，發見了中國語文改革運動的某些規律。根據我個人和他多次談話的印象，我認為他對於中國拼音文字運動的道路的了解，是很透澈，很深刻的。例如他認為語言是羣衆創造使用和選擇的結果，因此主張順應羣衆的社會需要，去推進語文改革，而反對閉門造車和削足

適應的圖式主義的主觀改革辦法，所以他寧可把花費了許多功夫研究成功的特別寫法儘量減少，以免妨礙大眾語的自然發展和詞兒的自然分化與社會選擇。這種見地是非常科學的。但是他並非主張文字無條件地遷就口語，毋寧說，他是贊成用人工的整理方法來發展大眾語，調整口語和文字的關係的。又如，他認為語言的自然發展和文字的合理改革，必然造成複音的增加與音節的活潑，所以反對一切『向內鑽』的文字傳統，而主張把文字從這種違反大眾需要和社會進化的纏足主義中解放出來，以恢復語言文字的活潑生機和自然面目。所有這些珍貴的語文規律的發見，不僅發表在他的語文改革理論中，而且具現在他的拼音文字方案中。

正因為林先生建樹了上述的功績，所以才能够完成許多輝煌的文字改革作業。這部國語拼音詞彙正是他的作業中最使人驚服的一種。雖然這部書還沒有定義和解釋，不能成為一部辭典，但就是這樣的一部詞彙，中國語文界從來也沒有出現過。它將照耀中國的語文改革運動，成為一顆不滅的明星，是不待我來預祝的。

最後，我對於林先生研究學問和探求真理的精神致最深的敬意。在此時此地，我自己雖然也做着一些研究和著譯的工作，但是一來因為所做的作業太雜亂，沒有中心；二來因為被生活壓迫得喘不過氣來，心緒不寧，所得到的成績是非常有限的。看看林先生的披荊斬棘的研究成績，除了羨歎而外，只有暗自慚愧。但是，林先生的實驗室的光既然照射到我心上來，我的歷史研究工作是不會太寂寞的。願林先生的工作精神永久與我同在，我們在荒涼的學術原野裏一同攜手前進罷！

國語拼音詞彙的評語

陸高誼先生說：

林君研究的結果，概括言之：有詞兒連寫的標準，同音字的分化，文字的定型，語調的記錄，語部的分類等數項。這都是前人要想解決而不能解決的問題，現在他都給了他們一個科學的清算。但同時，他又恐怕清算得太乾淨了，有妨礙語文自然演進的特性，所以他又故意留出若干可以解決而不解決的問題，以爲日後繼續研究的餘地。這又是他對於語文研究上另具隻眼，有獨到的見地。

林君雖已有了科學的方法，物質的設備，外國語的基礎，比之倉頡，大爲不同。但他化了七年工夫，八易其稿，尙且還說這不是『定本』，需要修改的地方很多，很多，足見一種文字的創造或改造，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於此，我們甚望讀者能繼起研究，將來果能把他改進到像林君所說，『這是第一本，但是最不行的一本』那就萬幸了。

左修先生說：

林迭肯博士把握住了中國拼音文字不能單單注意拼音而要同時注意到中國語文的整理和發展，腳踏實地的做着中國拼音文字具體化和規格化的工作。憑着他不怕麻煩的工作精神，沒有成見的工作態度，合乎科學的工作方法，徹底的，全盤的，來處理中國拼音文字的基本問題。經過了他多年的辛勤，產生了中國第一部拿詞兒做單位的『國語拼音詞彙』。我們可以相信，這本詞彙不但適應我們的需要，並且對於推動中國拼音文字的發展一定有很大的力量。

中國拼音文字的難題有兩個：一個是拼音之前就料到的同音字問題，還有一個是拼音之後，才發覺的詞兒連寫問題。爲了解決這兩個問題，工作最努力的是林迭肯先生，研究最透澈的是林迭肯先生，所以貢獻最多的也是林迭肯先

生。現在我們雖則不能說，同音字問題跟詞兒連寫問題是完全解決了，至少我們可以說，有了林先生的詞彙，這兩個問題大部份是解決了。就是未解決的部份，有了他的詞彙，別人也容易下手了。一則因為林先生已經替大家收集好，整理好充分的材料，用不着多費準備的工夫；再則因為林先生已經告訴大家他所探索過的途徑，別人可以少走一些冤枉路了。

陳剛先生說：

漢字之所以可愛，就因為它的字形明顯。但是我們所希望的，並不是像漢字那樣，每個字都有它的特形，因為那樣就根本失掉了改用拼音文字的原意，不過我們不必過於極端，把文字弄成燈謎似的，須一邊讀一邊猜，才能明瞭的東西。像以前的拉丁化新文字，多少有些須一邊讀，一邊猜的情形，甚至有時候，連猜恐怕被猜錯……世界上任何族語裏決不會有又完美又容易的文字的。我們如果祇貪圖『三個月內就可以學成』的便利，結果也許會得不償失。況且變體字並不一定是永垂不朽的東西，林先生早已說過，青蛙等到長成之後，它的尾巴自然會得消失的。

過去我雖然也獻議過用符號，方音，和四聲。這幾種方法也不期然而然地和林先生的方法相吻合，但是我只是瞎子摸象似地摸出來的方法而已，並沒有整個的研究過，不像林先生那樣，大刀闊斧的修正，精益求精的研究。好像是蛻變，將一層層的壳脫掉，最後才長成。又好像雕刻，經過了多少次的切，錯，琢，磨，最後才雕成。在林先生這步工作完成後，以後讀拼音文字作品者也許不至於再一邊讀，一邊猜了。

徐沫先生說：

這本詞彙把中國語文運動的過去給予一個總結算，同時對於未來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出發點。就材料方面講，迭肯博士並不創造什麼，因為這裏面的每一單字都是從過去新語文寫作者的文章中取出來的，林先生的貢獻是在（1）他的選擇的方法和眼光——拋棄一切非口語的和非現代的奇字僻例。（2）他的對於單字的『個性化』的重視。尤其是後者，使新語文從一種原始的『拼

音符號』的地位高昇爲一種名符其實的『文字』，既能默誦又能直接引起有關事物之聯想的『文字』，和漢字或任何外國文字一樣。

這本詞彙的出版是中國新語文運動史上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大事，也是林博士個人學術生活上一個偉大的成功。我謹代表新語文的贊助者們向林先生致誠懇的敬意和感謝！

王弦先生說：

作者告訴我們，他曾不怕麻煩的從三十二種讀物中收集詞兒並加以統計，他曾毅然決然的放棄他的主觀的整理方法，他曾統計研究趙元任先生的詞兒連寫方法，他又調查研究商店牌號的寫法……這種不怕麻煩，不怕失敗，精密細緻的研究精神是我們語文工作者的榜樣。作者的研究態度也是值得我們欽佩的，真是像陸高誼先生所說，『不具絲毫成見，或任何作用，所以他能把注音符號，國語羅馬字，以及漢字拉丁化的長短得失，心平氣和的綜合起來……』正因為作者有這種客觀的態度，所以才能在批評國語羅馬字的時候，斷然主張不標注四聲，而採取『發展複音』作爲整理中國語文中單字的原則和方法；正因為作者有這種客觀的態度，所以才能在批評漢字拉丁化的時候，斷然主張詞兒定型化，而採取別體拼法作爲分化同音字的補充辦法。如果不是這種客觀的研究態度，就不會有這兩個主要的成績。

易貝先生說：

中國拼音文字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它是中國拼音文字路上最大的絆足石。不幸得很，這絆足石，在今日以前，似乎未曾有一個中國拼音文字路上的旅行者設法來把它搬開。所說絆足石，最重大的有三點：1. 詞兒沒有確定的形狀；2. 詞兒沒有確定的身份與地位；3. 詞兒連寫沒有妥善的標準。然而克服這個絆足石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專門的知識，艱苦的統計，研究，整理，它更需要廣泛的被試用的試鍊。但不管這些巨大的困難，中國拼音文字終於從民間走進了語文學專家的實驗室。迭肯先生六七年來的沉默的工作，凡見到過或聽到過的人沒有不爲之感動的……七年前中國拼音文字從民間走進了專家的

實驗室，而今，再從實驗室裏走出來，又踏進民間去的時候了。這一次，這個中國拼音文字已穿上了一件新的外套，不但提高了它的形式，而且提高了它的本質與內容，實驗室裏六七年間的一番艱苦的試鍊，把它推上了一條全新的道路。

倪海曙先生說：

記得郭沫若先生曾經說過：『新文字不應該祇是中國語言文字的拉丁化，而是中國語言文字科學的整理和建設。』林先生近幾年來的工作就在這『中國語言文字科學的整理和建設。』

林先生的詞彙在八易其稿以後，終於出版了，這是多麼叫人高興的事情！這本詞彙在詞戶的連寫，同音字的區別，聲調的標注等等方面，都經過了長時期的實際研究以後，提出了新的意見，這些意見是萬分值得寶貴的。再有材料的搜集，林先生已經用了最科學的方法，盡了最大的努力了。此外，林先生又提供了許多工作上的甘苦經驗，指示了我們好些走得通和走不通的途徑。

雖然，語文的問題千頭萬緒，決不是幾個人的力量和幾年的時間所能解決得了的，必須大家分頭來做，必須大家從事於細心的觀察，精密的討論，和韌性的研究；所以我希望這本詞彙不但是過去中國拼音文字問題的總解決，也是此後新問題的開端。這樣，整個語文運動才有偉大的意義。林先生已經把中國拼音文字的問題很像樣的提出了，希望中國拼音文字的羣衆在這本詞彙出版以後，也能很像樣的討論和推行才是。

Sun Chuen siansheng shuo:

Dagia du chengrenn Hanzy tai giannan, bupey zo tueihing giauyu de gunggeu, soyi siang gaiyong giandand pinjin venzy. Kosh "giandan" bu iding sh tedian, iesheu sh jih zhung chiue-dian. Zuihao you jih zhung iu giandan iu z ngmid venzy, kosh tianshia naar you zhezhuang shuarg fang taohao de shyching ne? Wo rennwei womn yangiu Zhongguo pinjih venzy bu jing-

gai dandan zai "giandan" fangmian zhausiang, biseu shy te
koshiohua gen zingmihua caesh dawlee. Dr. Ling so yangiuchu-
laid bianteezy ziush shyde yuven koshiohua gen zingmihua de
igo fangfa. Sueiran bianteezy zenggieale idiar shioshi shang de
kuennan, kosh zhe idiar kuennan sh iben-wanli de. Zhe ben cyhuei
de tedian hen do, zhe sh icied duzhe du koyi kandechulai de,
wo yiwei zhe lymian de bianteezy sh zui you giazhy de jih buu-
fen.

國語拼音詞彙編輯的經過

(中國拼音文字的整理)

— 迭 肯 —

國語拼音詞彙從 1937 年九月着手編輯，直到今年(1948年)十一月，才把單字部分整理就緒*，足足費了六年工夫，其中困難的情形，摸索的苦悶，以及失敗的教訓，似乎應當有一些報告。這確實有些像『告地狀』，但主要的用意是使同道們可以節省一些工夫，以後只要設法改正錯誤，充實內容，却不必再去做無謂的重複的工作。

一 收集詞兒的經過

在過去我們只有個別的漢字註音詞彙，如『國音常用字彙』，『拉丁化檢字』等，却還沒有詞兒連寫的拼音字彙**。我們便着手收集凡是可以連寫的複音字和可以獨用的單音字。例如英文的 a 是一個單字，extraterritoriality 也是一個單字。同樣 wo (我)是一個單字，laotour (老頭兒)也是一個單字。像這一類的單字在中國的語文中到底有多少呢？這是誰也沒有統計過，而且也無從統計起。不要說是統計，便是瞎猜猜，也無從猜起。不過我們必須想一些辦法，做一點收集單字的工作，即使是極簡陋的或極呆笨的辦法，總比永不動手好些。那時所用的辦法是主觀的收集法，後來改用客觀的收集法，再後又採用主觀的收集法，作為補充，末了再採用耳聽的收集法，和聯想法，說明如下：

*單字的定義解釋等到現在還只編到 F 部。

**那時國語推行委員會中國大辭典經纂處編的國語辭典第一冊尚未出版

1. 主觀的收集法

當初以爲假如把白話文中所見到的詞兒作爲入選的標準，那末逐漸收集起來，不是可以編成一本初步的中國話拼音字彙麼？於是我便根據幾本漢字辭典和漢英辭典，從 a, ai, an……編起，憑着主觀的判斷，選取辭典中的詞兒，再把第一個單音去配合其他的單字，看看是否可以拼成一個複音單字。例如把一個 an 音依次拼成 an'an-dandan, (安安耽耽) an'an-gingging, (安安靜靜) anbu-ziuban, (按步就班), anching (案情), anciuan (安全), andan (安耽), 等等，這樣拼下去，一直拼到 anziau (暗礁) 爲止。這樣編下去，有兩個用意：第一，想用這個方法整理出一大批有用的單字；第二，想查出最容易混淆的同音字到底有多少，然後再設法去分化。

我這樣編下去，便看出不致混淆的單字固然佔多數，但是同音的詞兒却也不少。例如 anshy 一個聲音，有『暗室』，『暗示』，『按時』，等各種意義，ibau 可以解說爲『一包』，『衣包』，『一抱』，『一飽』，『一刨』等，gogo 底下有『個個』，『各個』，『哥哥』，『割過』，『攔過』等。那時我想先把同音字照語部(parts of speech) 分別出來，或可減少混淆的程度，以後再採用特別寫法，來分化同音字。但是一編到 ishy，使我斷定單靠語部的區別決不能解決同音字。你看 ishy 之下，用作名詞的有『一世』，『一時』，『意識』，『衣食』，『衣飾』，『儀式』，『醫士』，『醫師』，『醫室』，『軼事』，等；用作動詞的有『一失』，『一試』，『一視』，『依勢』，『依恃』，『遺失』，『已是』，『議事』，『譯詩』，等；用作形容詞的有『一十』，『一式』，等。一個聲音要包括二十幾種不同的單字，不但語部的區別無濟於事，便是字形的變化也不可能。誰有本領把同音的兩個音段寫成幾十種不同的字形呢？便是憑空多加幾個字母也造不出這許多字形。即使造成功了，誰記得牢呢？不是和記認漢字一樣的麻煩麼？

於是我便把這個根據字典和拼湊單音來收集複音單字的工作停了下來。但是我並不灰心，因為我已經得到了一個『此路不通』的結論，也可以指示別人不必再費時間去幹這種工作。這也可算是一個交代。

主觀的整理單字的失敗却給了我幾個整理單字的原則：（1）必須利用口語；（2）必須確定單字的面目；（3）必須發展複音；（4）必須保留常用的單音字；（5）必須拿拼音文字的讀物作為收集單字的材料，（這五個原則的詳細說明見『中國拼音文字的出路』這裏從略了）。決定了這五個原則之後，我便拋棄主觀的整理法，預備三年工夫來做客觀的整理工作。

2. 客觀的收集法

客觀地收集單字必須拿拼音文字的讀物作為材料，但是拼音文字的讀物呢？真是少得可憐，怎麼辦呢？後來我想這也不妨。第一，拼音文字的讀物雖然只有幾十種，但是其中至少有幾百萬字數，就把這個數目作為統計的材料，也有相當的可靠性。第二，誰能夠一次便完全收齊所有的詞兒呢？我們只能夠腳踏實地，有多少材料做多少整理的工作，將來材料逐漸增加，整理的工作又可陸續做下去的。於是我便選取三十二種讀物作為統計的材料。那三十二種的讀物是：

- | | |
|--------------|------------|
| （1）各國的故事 | （2）阿Q正傳 |
| （3）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 | （4）五年計劃的故事 |
| （5）窮兒苦狗 | （6）救亡課本 |
| （7）民衆課本第一冊 | （8）民衆課本第二冊 |
| （9）中山先生（陳編） | （10）班超 |
| （11）武訓 | （12）岳飛 |
| （13）文天祥 | （14）花木蘭 |
| （15）諾貝爾 | （16）林肯 |
| （17）齊柏林 | （18）倍爾 |

- | | |
|---------------|---------------|
| (19) 瓦特 | (20) 史蒂芬生 |
| (21) 富爾頓 | (22) 愛迪生 |
| (23) 弗蘭克林 | (24) 鄭成功 |
| (25) 中山先生(孫編) | (26) 偉大的領袖 |
| (27) 政治經濟 ABC | (28) 狂人日記 |
| (29) 錶 | (30) 小彼得 |
| (31) 大眾報第一卷全份 | (32) 大眾報第二卷全份 |

我於 1938 年起開始統計上列三十二種書報中所有的詞兒，並記錄每一個單字所遇見的次數(frequency)，作為將來選取或淘汰的參考。這求每一個單字的次數的工作比求外國字或漢字的次數更加麻煩，因為過去的拼音字只是『隊伍裏的兵士』，一散了隊便無從斷定它們的身份。例如一個 go 字，見了上下文，才可以知道是『個』，或『哥』，或『歌』，但是一被分散，你知道它是那一個 go 呢？因此，第一步，先得把書中每一個單字，除絕對不致混淆的複音字和幾本已經註了漢字的小冊子以外，都註上漢字。這第一步的工作等於把拼音字的書報逐字譯成漢字，又因印刷品的字裏行間，本來沒有多大的空隙，所以只得耐心註上蠅頭細字。註了漢字以後，第二步把每一頁書(同樣的有正反各一份)裱了起來。第三步，把註了漢字反面又裱了白紙的單張書報，一個字一個字地剪了開來，剪成了幾箱細細碎碎的單字。第四步，照每一個字的第一個字母分成二十六罐。第五步，把第一個字母已經分好了的單字，依照全個單字字母排列起來*，抄成字彙並記錄每一單字重複的總數。這樣的工作由幾個人幫忙，足足費了二年多的工夫，才收集了大約兩萬不同的單字，(重複的字只作一個單字計

*在排列單字的時候，真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即在夏天裏也不能有風，一不小心，大家笑了一笑，就把一台子的蠅頭細字吹亂，又得費了許多工夫，同工的一位談先生在他的工作日記中有『今天打翻了兩隻字蠅頭，白費了一天的工作』等語。

算)編成一本詞彙的初稿。

3. 主觀的補充法

編好了將近兩萬單字的初稿以後，大家透了一口氣，得意揚揚地拿給幾位朋友們去校閱。過了一個星期，那幾位朋友，承他們的熱心，在原稿上用鉛筆又加了一些單字。原來這三十二本書籍中竟連許多極普通的詞兒都沒有用到。例如在 d 部裏，竟沒有『大帽』，『大洋』，『打扮』，『打發』，『蛋殼』，『蛋捲』，『單音』，『單字』，『等候』，『帝王』，『敵對』，『定當』，『凍結』，『丟去』，『毒蛇』等等，莫說比較專門的單字如『電子』，『電阻』，『碘酒』之類了。這時我又感覺到拼音文字的書籍實在太少了。假如我所得到的不是三十二種，而是三百二十種，決不會僅僅得到這一點點的收穫！但是這是目前無可奈何的事實，我們不當因此灰心。於是我便把那部『初稿』作為第一批的基本會員，再來徵求志同道合的『新會員』，那便是憑着主觀的選擇來補充單字。

怎樣選擇呢？說起來又是非常麻煩的工作。我先拿了一本『實用大衆辭林』(全書 1720 頁)從頭到尾用鉛筆摘出比較通俗的，和雖不通俗却是有實用的詞兒。摘了以後，再逐一和『初稿』對照。這對照的工作也像排列雜亂的單字一樣，因為中文辭典裏的詞兒並不是照字母排列的，一頁之中的詞兒須得翻閱幾冊『初稿』。(初稿分釘六冊)。多數的詞兒在初稿裏已經有了。那便是說爲了這些已有的詞兒又費了一番白摘白翻的工夫。不過若是沒有這番白摘白翻的工作，怎能加入初稿裏所沒有的詞兒呢？所以即使對照了十個詞兒而僅僅增加了一個，我也因得到了這一個詞兒的高興而把其他九個詞兒的白摘白翻的苦悶抵銷了。這種作為主觀的補充用的辭典一共有下列六種：

- (1) 蔡巧因編：實用大衆辭林。
- (2) 王雲五大辭典。
- (3) 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編：國語辭典第一冊。

(4) 後覺編：國語成語大全。

(5) 世界漢英辭典。

(6) 蕭聰編：世漢辭典。

單是把這六本辭典摘一摘，已够費工夫了，何況還要一一對照。看了我做着這種工作的人，都代為不耐煩起來。老實說，自己也難免有不耐煩的時候，可是我鼓勵着自己說『譬如造萬里長城』！這樣一補充，初稿上有幾頁不但註滿了新加的單字，不但用各種顏色筆倒勾順勾，而且有許多地方還貼了附張，初稿已經不像稿子了。於是重新謄清一遍，算是『增訂稿』。

但是還有一些通用的詞兒，中文辭典裏是找不到的，例如『扁圓形』、『表軌聲』等詞兒連『辭海』裏也沒有。於是我們再從書報中去收集一些。這次又請了幾位朋友幫忙，例如請孫先生去讀申報，從民國三十一年八月一日起至八月十五止，共計十五天的申報，凡是裏面所有的詞兒，不論是新聞或是廣告，只要他覺得可以收在拼音文字裏的詞兒，都摘了出來，摘了以後一一寫在薄薄的紙片上（每字一張），譯成拼音文字，然後再照字母次序排列，他完工以後繳來的是一尺多高的一帙紙片。我再把這些紙片上的單字和『增訂稿』裏的單字逐一對照，大多數的詞兒在『增訂稿』裏已經有了。結果，一尺多高的單字僅僅採用了兩寸光景。我把這種工作當作『沙裏淘金』，尺半沙裏淘到了二寸金子，酬報也不算少了。

這第二次作為主觀的補充用的書報一共有下列十種：

- (1) 申報三十一年八月一日至十五日
- (2) 中美周刊創刊號
- (3) 新約馬可福音
- (4) 趙元任編：最後五分鐘
- (5) 郭沫若著：劃時代的轉變
- (6) 沈端先譯：北美印象記